

雪夜邮车

邹 燕

友人从远方寄一本诗集与我，寄到了以前的工作地址。去阅览室里翻寻，时时闻见报纸透过指间的墨香，不由让人思及昔年深夜等邮车捡报纸的事。

作为川藏线上的养路工人，父亲的生命有一半的时光在高原度过。以前也写过一些与高原相关的文字，多讲风光与人情，第一次提到他的职业，因了那段岁月中的通讯往来。回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藏地，出行和通信都极其艰难，尤其是散落在川藏线上的一个个道班。

父亲所在那个养路工段近二十个道班组成，这些散落沿线的青瓦红檐白墙房，衔接起了川藏公路的其中一段，除了十七班在县城，其余依次排列在高原起伏的草场上公路上，最远的道班到县城驱车也要走上一天。那时候车比人还稀少，道班和养路工人的寂寞，不在其中经历，自是无法体会。纵然今日只是谈及，仍然能咀嚼到蓝色天幕下旷野的辽阔。

从故乡到道班，单边行走一次要一个星期左右才能抵达。那个年代，父亲、母亲与我，无数次用脚步和车轮证实了这个以时间来裁定的距离。在这个距离之外与亲人的所有联系全靠书信，偶有急事换成电报，电报也是三五天才能送达。没有电，收音机、电视机都没有，国际间信息只能依赖多日前的《人民日报》等获取，邮车每隔三天投递一次，送来十几天前的信件和报纸，信件裹在报纸里层叠成筒捆扎。

还记得那时候的环境好，车少，无论与父亲在山脚藏民家里做客，还是在草场检牛粪，路过的车辆总能清晰听见声音，能清晰分辨车辆种类。三天一班

的客车与邮车，只要不遇到冰雪灾害和意外，总是能准点经过。父亲偶尔去给深山里帮牧民干活，也要叮嘱母亲关注着，邮车经过道班时，好像是开到家里的车，里面满载亲情和喜悦一般。有了邮车经过的那个夜晚，家里的煤油灯总会多点一会儿，唠叨的家事多了许多，对于故乡的牵挂，在邮车的车厢里存放。

上次的信不知道收到没有？老家一切可好？孩子的成绩和庄稼地的收成……父母在夜间的床头根据季节唠叨着，他们在盼望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邮车送来答案，这是与时间和寂寞抗衡的最好方式，也是生命与生活共同进行的最好融合。

邮车每次经过的时间都在深夜三四点，高原大部分时间都在冰雪和霜冻中，父亲总能在邮车到来前从睡梦中醒来，惊醒母亲：“快听，邮车来了？”他在询问中寻找肯定和力量，零下几十度的高原，从被窝里钻出来是需要坚决的勇气和刚毅的精神。他怕错过，更怕失望。每天的时光，每日的时间，不允许在失望中交替，这是与世间隔离中唯一可能获得的希望，也是最容易被满足的希望。

多年等邮车形成的经验，可以与邮车隔着几公里的路程遥相呼应，我担心父亲会不会因迫切产生幻觉，空旷的草原常常让人生出幻觉来。好在他与邮车有了一种默契，从距离道班七公里的蒙古大桥转弯开始，父亲能准确掐着每一百米一个里程的石桩，那是川藏线的里程碑，也是养路工人干活的分界碑，数到第五公里桩的时候，父亲从被窝里出来穿大衣、套毛裤，到第三个公里的时候，

他戴上绒帽子和口罩，穿上毛皮鞋，戴上手套到锅炉房门口等待。

邮车在距离道班约一公里的地方按喇叭响，那一声喇叭是强心剂、是集结号、是冲锋号、是召唤、是亲人和孩子的拥抱！父亲毅然拉开房门，聚集在门口的冷空气在父亲掩门的瞬间冲进屋内，能看见室内空间瞬间凝结的场景。

他踩着齐膝的大雪奔跑，那些雪把他力量吞噬着，使他行进的路没有想象的那样从容，铁门上的铁链哗啦作响，道班的狗和牧场的狗同时狂吠，给夜色带来许多活力，高原的雪夜若没有了狗吠，在日光出来之前，就是月色的一次阵亡。铁链碰撞的哗啦啦声清脆而辽远，和雪夜驶来的邮车交鸣出出世的气息，那是生灵与人烟的气息，是寂静里盛开的花儿，是人世醒来的瞬间绽放。

邮车卸下任务快速驶过的声音如潮水渐渐退下，夜晚再次落入无边无际的空旷。那从高高车窗抛下的纸筒，带着快速行进的习惯，或被风吹去更远，或被积雪覆盖，或落入路边牛羊踩出的冰潭里隐藏，它总是要带着一些淘气与父亲捉迷藏，难得有规规矩矩在视野里。寻找它们身影的过程，也是父亲在雪夜里寻找光芒的进程。每次的时间长短不一，有时候回来眉毛胡子都结着厚冰，有时候回来只挂着薄霜。

父亲去捡拾报纸信件期间，母亲早已穿衣起床烧煨牛粪，这样的时候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才真实得迫不及待，可以捧在手上，触手可及。炉子渐暖，屋子有了活力，拿回的报筒上时有薄霜，父亲用毛巾轻轻抚去，几分专注于温情，却让时间无端拉长。母亲把煤油灯端近，迎着父亲靠近炉灶，好似一两米的路需要天长地久的接应才能完成。

小心解了麻绳拆掉外灶，下意识远离炉灶，怕里面的书信掉上去，其实隔了生铁皮的牛粪火怎么可能可燃？但这样的小心是必要的，如要孩递到母亲怀中，总是在期待里牵扯一丝莫名疼痛，隐藏在某条神经深处，又摸不到痛处。母亲久欲伸手拿卷裹的报纸，又觉得不恰当，毕竟报纸是父亲去风雪里“抢”回来的。说抢一点都不过分，有时候很久没有找到，或者父亲不在家，其他的同仁总不会如他这样认真，一个懒觉起来，不是被路过的牧民抢走了，就是被牦牛当草皮啃得渣零碎碎。因此，要赶在冰雪覆盖之前，要赶在大风之前，要赶在牧民放牧之前，要赶在牛羊经过之前，要赶在邮车刚好到来投递的当口，那是和时间、牧民、牛羊及冰雪的抢。

牛皮纸或白色信封在报纸缝隙里露出一角，能听见呼吸的瞬间静止，能想到荆棘为赢败铺展画卷的胀气，却又不是是一样的紧张，那是一种情绪凝结到一个点的呈现。父亲把打开的报纸交给母亲，独留下信件在手中，那些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笔迹，已经从信封里跑出来喊着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或侄女、外公外婆写不了信，至多也是把满腹牵挂夹在里面的几句嘱托。

煤油灯从黎明走向日出，那些写完恩情与琐事的信纸被父亲细细读了一

遍，母亲拿过来接着读，父亲是沉默地浏览，母亲是一个字挨着一个字地谈，不认识的字也不愿意问，读得言不对字，父亲在一旁纠正着。这样的时候，他们沉浸在氛围里，母亲读过去，大抵也就晓得所言。那个年龄，对乡愁和亲情到底是不是会有体会，对于父母那样谨慎严肃地拆读一份信的情绪也是不能体谅到的。

读过的信，父亲会复原样叠好，锁到床前写字台抽屉，那里面已经有很多信，每一封都备注了收信日期、回信日期，不同的寄信人各自归类。新加入的信放在上面，下班回来再拿出来铺展，根据信的内容一一回复。父亲上工的时间里，母亲还会再把信拿出来重复念多次，这个小动作父亲大约知道，也不曾有过勘破。由了她。毕竟也是为了维护他和弥补家庭开销，才从老家的土地上出走，到这冰雪之地的青藏高原洗衣煮饭，与牧人一同捡拾牛粪。高原的清苦在男人身体里日久积累，在女人心底却是分分秒秒望眼欲穿的故乡，那份牵挂经冰雪稀释，也只能在家信的字里行间缓解。

读过了家信，回完了家信。翻读完所有的报纸，包括夹缝里的广告和征婚启事，一直延续到下一班邮车到来之前，这些报纸是雪城里独有的精神食粮，它们如高原的草根一样，被饥饿的动物反复咀嚼。我也是在那时养成了逢字必读的习惯，即使如今我的藏书丰盛，拿到有字的纸仍不会放过一个字，包括广告和征婚启事。

从父亲到高原工作那日起，对于家庭和故土就在一份份信件里，对于亲情和责任就在一张张信纸里。初始，是奶奶拆开一封封通过邮车传递来的父亲的问候和孝心，再后来是母亲从邮递员手里拿到带着酥油气息的信，那是家人血脉与共的情感纽带。随着子女读书带来的经济压力，母亲在父亲一封封催促的信纸中，放下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子女，只带了最小的我，走上海拔四千多米的高原。去到那端，有着河流源头和冰雪常驻的扎溪卡草原，去到玛尼石和经幡飘动的太阳部落，与牛毛编织的帐篷和诵经牧民，生活在浩浩汤汤的雅鲁江河谷。

冬日的雅鲁江河谷冻如玉带，日头正盛的时候，温度也是零下二三十度。父亲带上棉帽子，厚手套，扛着钢钎和铁锹去检查沿途涵洞。只要有日光，那些积冰会融化，若不及时清理，经深夜上冻，冻冰会挤爆涵洞和路面，过往车辆易打滑或者翻车。尤其是邮车到来那天，无论多忙多冷，父亲都会去挖掘涵洞下的冰，把浮冰用钢钎戳碎，再一锹一锹铲走，那是一个让人累到绝望的过程，身上的汗水出来很快结成冰，手臂和虎口被撞击得麻木而疼痛，但他向来没有一丝怨气，他以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对故乡的期盼，对工作的虔诚，对行驶在雪地的邮车的感激。

父亲退休后，我们回到了故乡，结束了雪夜捡信的日子，父亲仍然会在每隔三天的深夜醒来。

这些年随着信息和网络的发展，书信渐渐退出生活，却是在这样的日子，在报纸的墨香里想起驶在藏地雪夜的邮车，它们载着尘世所有的爱意和问候，连接起人心最柔软之处，呵护独在异乡的灵魂。这世间所有的美好，都是一部分人默默的负重前行，如三天一班的邮车。

2020年4月20日，阳历“爱你”，阴历“爱吧”！既是春暖花开的良辰，又是喜结连理的吉日。

红 “囍” 耀

眼……
 蓼城市公安局龙潭派出所副所长何潇，搀扶着他那白发苍苍的老母亲立在门口，在等待迎新娘的队伍。这是老母亲卧床三年来，第一次下地并站立这么久。这位执拗的老太太，非要亲眼看着儿媳李燕进门不可。

迎亲的轿车没等来，倒等来了一辆摩托车——何潇所在派出所的户籍员小赵。小赵郑重地走到何潇面前，敬了个礼：何所长，刘所长让我送给您的重要通知。

何潇心里不禁“咯噔”一沉：又是重要通知？这份小小的信封，曾让他2020年两推婚期：一次是元旦，扫黑除恶迎检，要对2018年治标和2019年治根工作进行总结，对2020年治本工作出台打算；一次是正月初四，全国疫情形势严峻，需要派出所全体人员在驻地范围内全天候执勤。两次，险些拆散了一对鸳鸯，难道……

刘所长是派出所的“一把手”，他的工作方法和节奏“有鼻子有眼”：一般不涉密的工作，就在派出所的微信群里发发；紧急的工作，第一时间逐个打电话；重要或涉密且可以稍缓的工作，他就亲自打印一份通知，装入信封，交由户籍员送达。他的这一“分类式”工作方法，颇具成效，大家普遍认为：龙潭派出所连续多年被评为先进集体，与刘所长类似这样的诸多科学工作方法有着直接的关联。

何潇正准备拆信封，正在这时，他的手突然被两只苍老的手紧紧抓住了。他一抬头，正遇上老母亲那饱含哀怨和祈求的目光。老人的声音和她的手一起颤抖着：小潇，你当警察这么多年，娘从没见过你打过她的后腿，你说疫情没有结束，婚礼不能大操大办，娘应允了你，只同意双方的至亲参加；你说要带头响应政府“禁燃禁放”的号召，娘答应了你。这次娘来求你，不管天大的急事，也要等你跟李燕入了洞房再说，让娘在闭眼之前，看着你把喜事顺顺当当办完了，呵？

何潇望着母亲那过早生出的白发和 弱的身子，实不忍心让她

夏书阔

重要『通知』

所谓“巧架喜桥”，就是新郎用双手，让自己的手机做一次从新娘的一只宽松婚纱袖筒进去、再经过前胸从另一只袖筒出来的“旅行”，挺有意思。说干就干，有人伸手往何潇的裤兜里掏手机，何潇无奈地冲着新娘李燕那又羞又怨的目光深表歉意。

“噢，这是啥玩意儿？”掏手机的人无意中掏出了那个信封。几个小伙子一下子聚拢过去，有人小声咕哝着：重要通知……

大家的笑脸一下子全僵住了。熟悉何潇的人，都知道发生在他身上的那两次重要通知和两推婚期的故事。

新娘李燕的脸色变得煞白，两汪泪水在眼里盈盈转动。何潇倒十分平静。他没想到事情就这么容易“解决”，那团燃烧在心中的烈焰，终于渐渐熄灭了下去。

一个不知底细的小伙子一把抢过“通知”，拿腔作调地高声朗读起来：请新郎何潇、新娘李燕接受全所干警最美好的祝福！并执行以下8个字任务：婚假不满，不准归队。

婚礼现场突然静得出奇。数秒钟过后，掌声、欢呼声和打口哨声……重重地淹没了惊喜难抑、热烈相拥的新郎新娘。

新郎的手机，没做成新娘身上温馨的“架桥”之行，新郎何潇却吻干了新娘李燕脸上两条汨汨流淌的泪溪……



猜测无误

余显斌

直如一株树，见她回头，挥了挥手。

她也挥挥手，一笑。隔离在家的日子，她和所有热恋中的女孩一样，心中充满了碎碎念。可是，不再打电话，高个子警察说的对，恋人很忙，不能打扰。

窗外，花儿开了，红的粉的白的，如一片霞光，将整个小区的空气都润染成一片氤氲的色泽；草木青香，也随着空气漂浮着。

她在家静静地隔离着。她想，这也是帮着恋人啊。如果大家都这样，感染人数不就减少了吗？恋人不就可以快点回来了吗？

恋人回来的时候，津门的桃花已经凋谢，可樱花正好，一片翠绿。

一切果然如高个子警察猜测的那样。

她拉着恋人的手又是笑又是嗔怪，事后不解地问：“高个子警察咋就知道你去抗疫了啊？”

恋人想想，一笑回答：“因为我们利人的心相同，所以思维就相通啊。”

她撇着唇道：“我就利己啊？”

恋人笑了：“你认真隔离，就是利人。”

她一脸阳光，拉着恋人的手，说得出感谢高个子警察，不然的话，自己不知道会干出什么傻事呢？疫情已经消解，隔离已经结束，他们戴着口罩，笑着走下楼，走出小区，走向高个子警察所在的单位，可是，高个子警察没在那儿。

高个子警察已经住进了医院，他是在一次执行公务时感染上新冠肺炎的。

她想想，向高个子警察的同事要了对方的微信号，加入，上面注明：一个被你拯救的人。

微信加上，视频中，高个子警察一张笑脸出现，看见她和恋人一起，就道：“咋样，我猜得没错吧？”

她笑着，如一朵花儿傍着恋人，两人一起祝愿他早日康复出院。高个子警察连声谢谢着，仍是一脸的笑。最后，她仍禁不住好奇，问他怎么就猜出自己恋人是去抗疫了。高个子警察的话，竟然和恋人的高度相似：

“因为，在那个时期，我们都想竭力为他人出一份力啊。”



逆行

崔 涛

“你笑起来真好看，像春天的花儿一样……”一阵清脆悦耳的歌声传来，吴淡如赶紧调低手机声音，拍了拍怀里刚刚熟睡的孩子。

“丫头，怎么突然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你最近不是忙着准备结婚的事儿吗？我都觉得要和你失联了。”接起电话，吴淡如忍不住吐槽起来，电话那头，是她的同事兼闺蜜刘颖，为了筹备正月十六的婚礼，她已经好久没给自己打电话了。

“淡如，那个……我就是想跟你说声，我把婚期延迟了。”电话那头的姑娘声音有些低沉，似乎有着一抹说不清的愁绪。

“怎么了？齐涛反悔了？”吴淡如一惊。

“没有没有，就是我打算出个差，婚礼想等回来再说。”

“开什么玩笑，你一个呼吸科护士，又不用进修，大过年出的哪门子差啊？”听着对方的回答，吴淡如更加疑惑了。

“这不是新冠肺炎疫情形势有点严峻吗？我打算响应咱们医院的支援号召参加武汉救援队。至于婚礼，等回来再说吧。”刘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里有一种令人动容的决绝和无畏。

“新冠肺炎是什么？”尽管身为医院呼吸科最优秀的主治医师之一，但因为怀孕生产，她已经在家休息了整整三个月了，每天围着孩子转，压根儿没有注意到什么新冠肺炎的消息。

挂断刘颖的电话后，吴淡如的心绪有些复杂，她不明白，究竟是什么样的疫情，严峻到需要一个即将结婚的年轻护士在春节期间不远千里奔赴武汉呢？为了解开心中的疑惑，她赶忙打开手机，查阅了关于新冠肺炎的所有资料。

晚上

“老公，我打算给孩子断奶了。”晚上将孩子哄睡下后，吴淡如语气平淡的跟丈夫王旭说出了自己的决定。

“什么？你疯了，小宝才三个月，你这么好的给他断什么奶啊！”听完吴淡如的叙述，丈夫有些抓狂。

“是不是最近带孩子太累了？你看马上就要放年假了，可以和咱妈一起帮你带娃，到时候你就能好好休息一下了。”看到吴淡如没有回应，王旭以为是自己刚才的语气有些冲了，所以赶忙解释到。

“王旭，你知道新冠肺炎吗？今天医院下通知了，号召我们医护人员前往武汉支援。作为呼吸科大夫，我真的很想在这场病毒蔓延之前为武汉的救治工作出一份力。”吴淡如缓缓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语气坚定而恳切。

“可如果这场病毒真的厉害，你现在去武汉是不是太危险了？不行，我不能让你去冒这个险！”王旭听完妻子的叙述，心里更加不安了，妻子正处在哺乳期，身体本来就有些弱，

万一真的感染了病毒，那可怎么办啊。

“王旭，我是呼吸科大夫，没有人比我更合适了，你想想，武汉的患者也有自己的家庭，他们如果出事，家就散了，所以不管是作为医生还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我都不能眼睁睁看着这种悲剧发生。”

面对妻子笃定的语气，王旭不知道该如何作答。他明白，眼前的妻子看似娇弱，但骨子里非常倔强要强，她一旦决定的事情，八匹马也拉不回来。

正月十六

“吴医生，我今天感觉好多了，什么时候可以出院啊？”病房里，热情爽朗的李阿姨试探性的看着身边正在给自己做检查的年轻女子。

“李阿姨，你再坚持几天，你的身体各项指标都在好转，只要后期两次病毒检测呈现阴性，咱们就可以回家了，到时候，您又可以带着小孙子跳广场舞了。”看着李阿姨的状态一天天好转，吴淡如的心情也格外舒畅，所以说话的语气也俏皮了许多。

“姑娘，谢谢你们了，这大过年的，你们抛家舍业来到这里，还要担着这么大的风险来给我们治病，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们了。”李阿姨说得真诚恳切，语气里甚至还有一丝哽咽。

“没事儿的阿姨，我是医生，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这段时间里，数不清有多少像李阿姨一样的患者曾这样真诚的向自己表达谢意了，在吴淡如看来，他们的这份感谢，无疑是对自己工作最好的肯定和鞭策。

“嘿，淡如，你都几天没给家里打电话了，怎么，不想你家那个萌萌哒小宝贝了？”隔离医院的走廊上，闺蜜刘颖出其不意的从背后拍了吴淡如一掌，嘻嘻哈哈的调侃着，看来，这丫头照顾的病人病情也开始好转了，不像前几天，整日都愁眉不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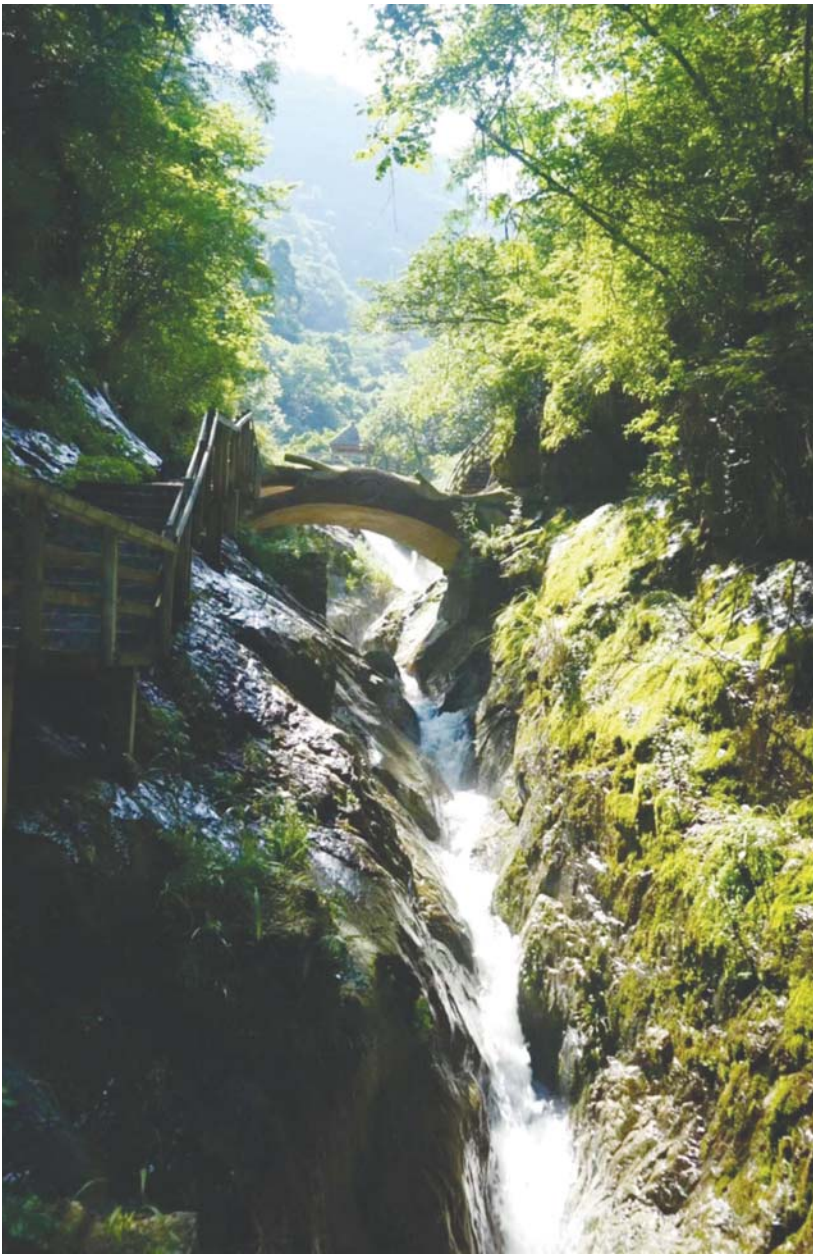
“你呢？今天好像是你的大喜日子吧？怎么，新郎官儿没打电话来慰问一下？”面对闺蜜的调侃，吴淡如也不甘示弱。

“打了，一大早就打过来了，别提多腻歪了，还信誓旦旦的说，等我回去，他一定把家里的家务活儿都包了，让我好好地歇上一整年呢！说的好像快生离死别似的，气的我给挂了。说着说着，原本笑意盈盈的刘颖眼圈竟然有些红了。

是啊，她们现在的确挺纠结的，就像自己一样，一方面，她抓住的思念着家里那个软软糯糯，总喜欢拱在自己怀里玩闹的小家伙儿，另一方面，她又不敢跟家里通话，因为工作强度太大，加上长期佩戴口罩和护目镜，自己的脸上早已经留下了深深的压痕，有些地方甚至磨破了皮，着实有点点戳容的感觉，所以，她不想让家里人为自己担忧。

“人家也是担心你嘛，不过咱们应该很快就能回去了，到时候就看齐涛能不能履约，乖乖做一个居家妇男喽！”不愿再想太多，吴淡如莞尔一笑，轻声岔开话题。

此时，窗外干枯的树枝上已经慢慢抽出了几丝新芽，看上去生机勃勃，充满希望和活力。看来，春天就要来了，这场疫情想必很快也会结束了吧，想到这里，吴淡如的心情瞬间轻松了许多，仿佛生活重新填满了希望……



徐累先/配诗 流冰/摄影

一条白练
飞花溅玉
贴峡谷 穿石桥
吐露
山的心思

诗与画

徐累先/配诗 流冰/摄影

一条白练
飞花溅玉
贴峡谷 穿石桥
吐露
山的心思